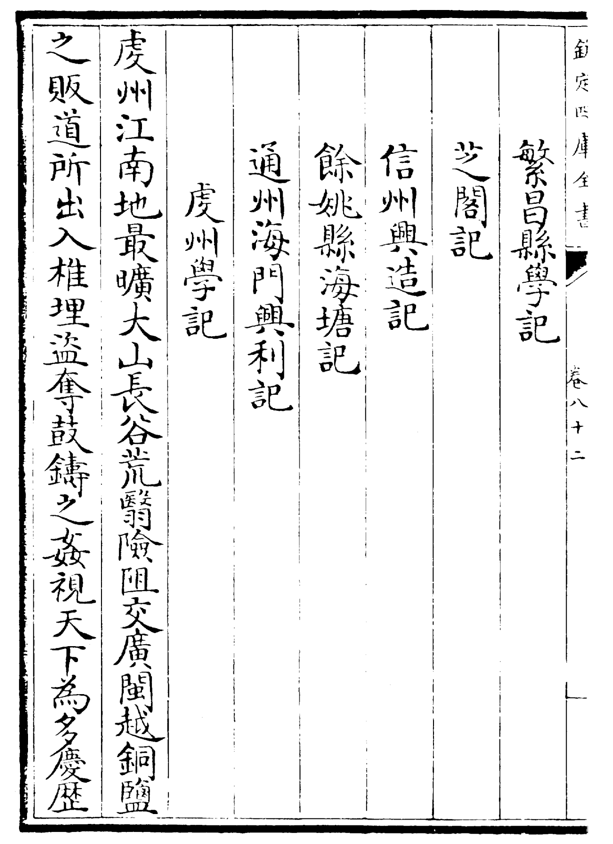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

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

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歳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葢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歴數

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

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葢上失其政人自為義

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

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葢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葢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戸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

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

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葢吕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葢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户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

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復葢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

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恊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

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為州也寛以有制静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

以稱侯意侯為相地遷之為屋百間為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為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葢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為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為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葢繼道莫如善

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為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餔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為是也豈為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

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顔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脩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

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工之法而茍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

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之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葢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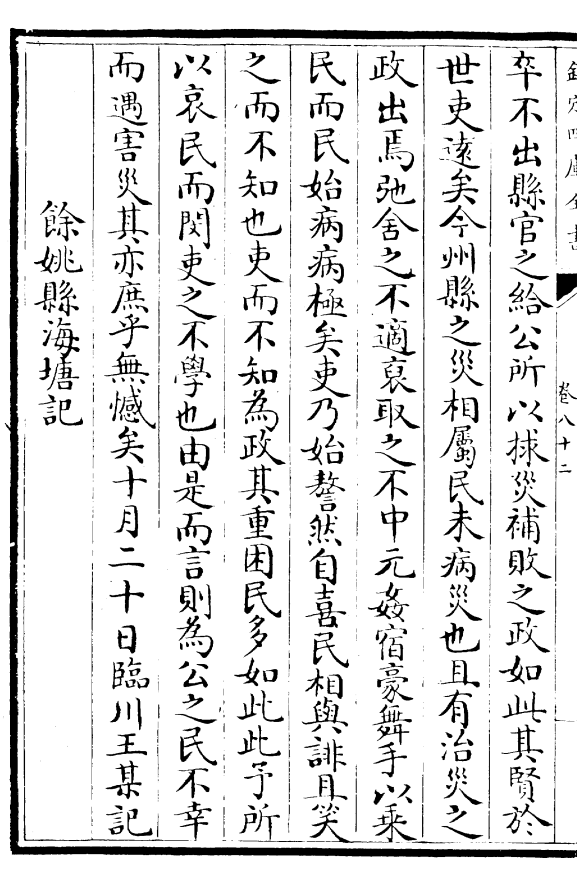
蓋其好奇如此噫乏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隷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

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
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
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
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
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
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
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
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

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洒今有之故其經費



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謷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

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是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葢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寜以急者其易知較然

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

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始終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

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蓋之吏自為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寛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

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茍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壍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盧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

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吴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葢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

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葢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葢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

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塟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厯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

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貲力於邑人以助益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塋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

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

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葢廟之作出於學廢而

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

中師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令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

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沈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

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幾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

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楬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葢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

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甞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為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

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為然而全之為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為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歷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

而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望遠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

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

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

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宫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閤而嘉其所

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偰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鶩為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偰以客為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予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偰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

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葢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狥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

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蕞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盍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寛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

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瑾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彊記之乎善因者益常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

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幷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

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令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

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

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

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歴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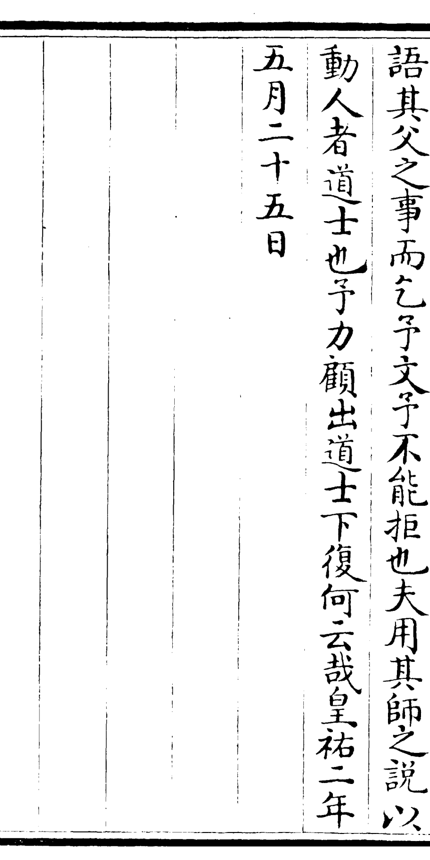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没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熈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

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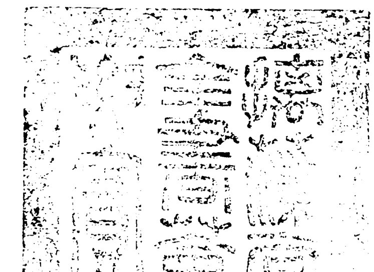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宫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两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



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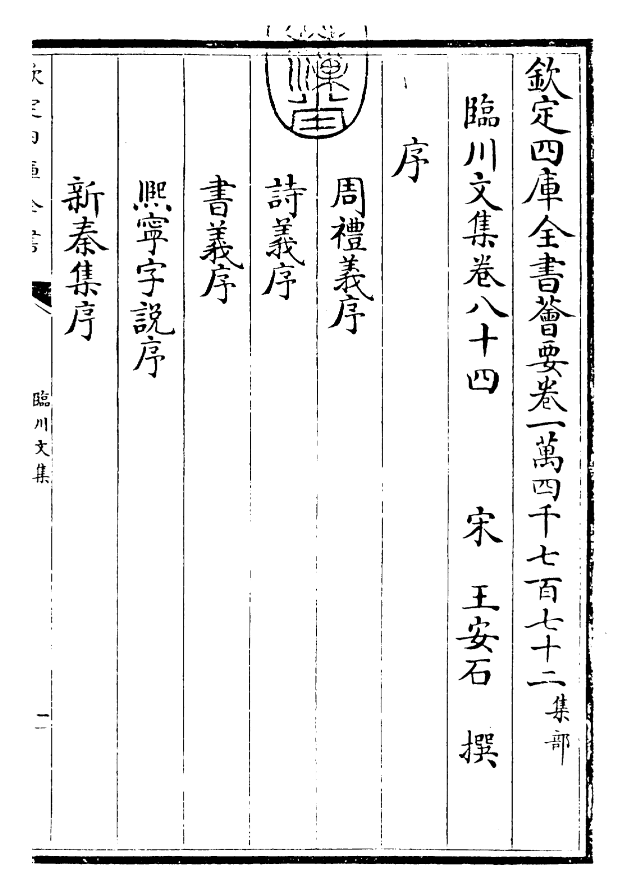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二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隂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歴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

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

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葢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葢有不足道也微言奥

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

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為愧歟謹序

熈寧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

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畁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葢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

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孎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

其藁為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甞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録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

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葢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

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葢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

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

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令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

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戞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鑚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曒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

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黙黙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娱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

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

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

上下疑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㫬㫬然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疑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

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

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龎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歴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
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
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
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
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
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裒如大裙襜如坐而羌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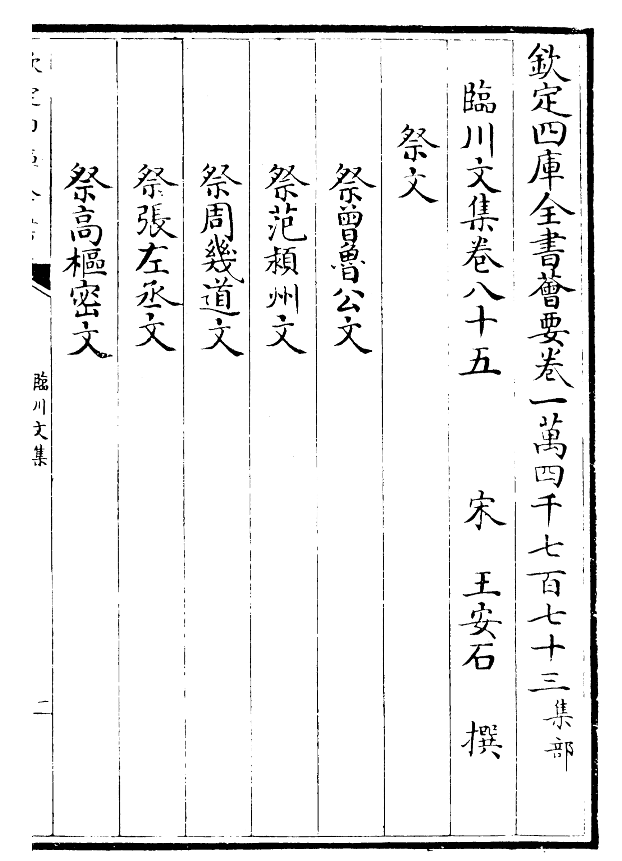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為誚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敎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

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禄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朋於中而禄之以藝雖無禄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

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禄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憾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憾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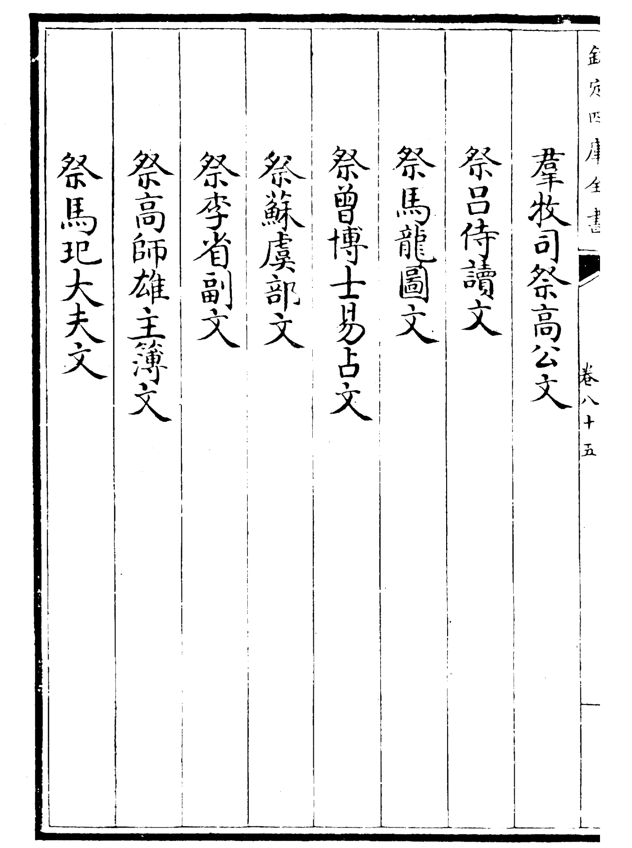
祭曾魯公文

祭范頴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肅肅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禄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薨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厚知最久西望涕睫以薦食酒

祭范頴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閑姦

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公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
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
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
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貺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
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
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
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于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也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葢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異

公子弊綈惡栗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亾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情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

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禭缺無以缺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兹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乘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亾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為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駉駉之良兵賴以威公用勸告遂圖厥政其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吕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

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晥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壯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

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晝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薦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辠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

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毁星日脱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𫞐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

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艅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為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内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其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慭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慭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泣然哀䘏死賻存

託殯得宫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奬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醻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曽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酹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輾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修身身修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

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敦窺公心豁豁不置牆惟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窒牢萬世之宫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

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也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檕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俎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侔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

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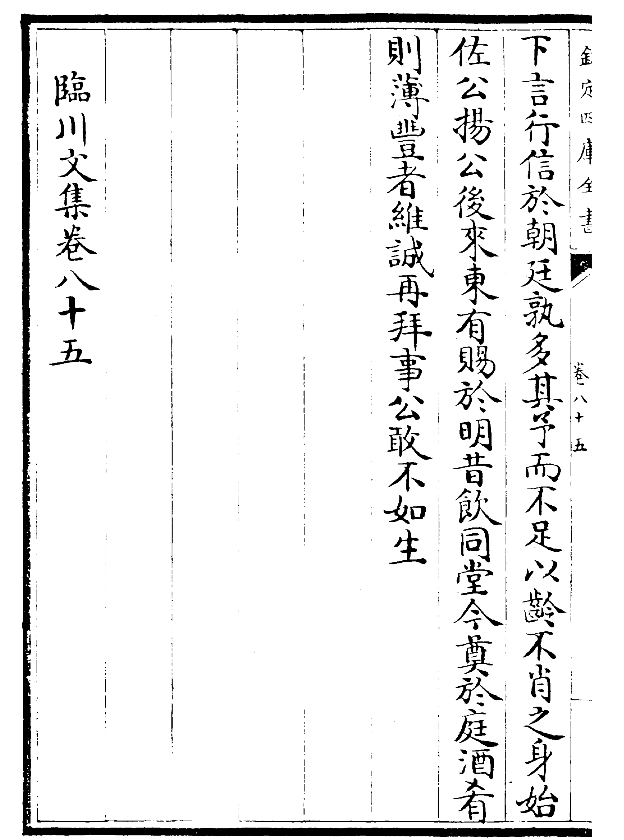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顔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寛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絫息年何尤兮止此禄不多兮誰嗇其壺觴兮酧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儕隠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寬䰟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燿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為之流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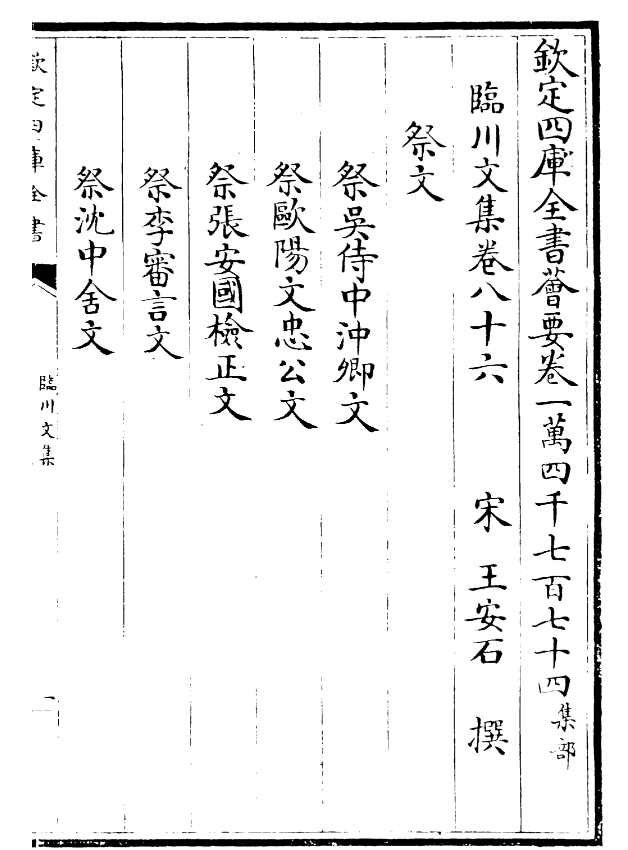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



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𪗋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臨川文集卷八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哀辭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僭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茍能如

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逺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

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奐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滂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

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為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倖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泣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殯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為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

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鶚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

亡子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為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顔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為維以

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摶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旨之同升泰亦衆己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乎髮猶羈惟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

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
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
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
夷戚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趨衰老邂逅綢繆山
水念我難繼庶令少止𩙪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
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曰我壯强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

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茍其為公於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寛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伻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

禄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欝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為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粪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兹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

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為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

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

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

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

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

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

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令其神也享廟食之

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霔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黙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

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繇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黙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令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甚不佞輒書為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

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

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别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没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

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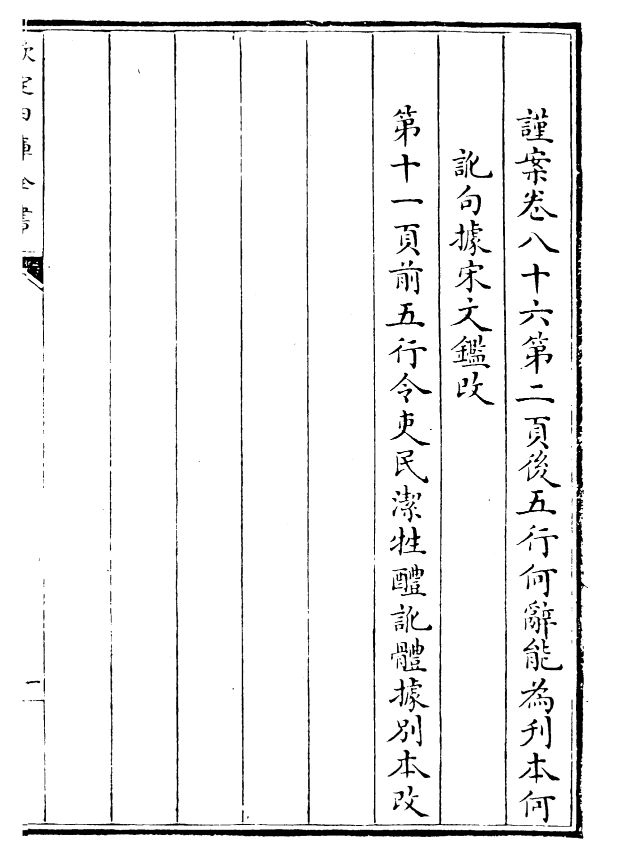
進兮相持以俻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渟滀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于尸

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昌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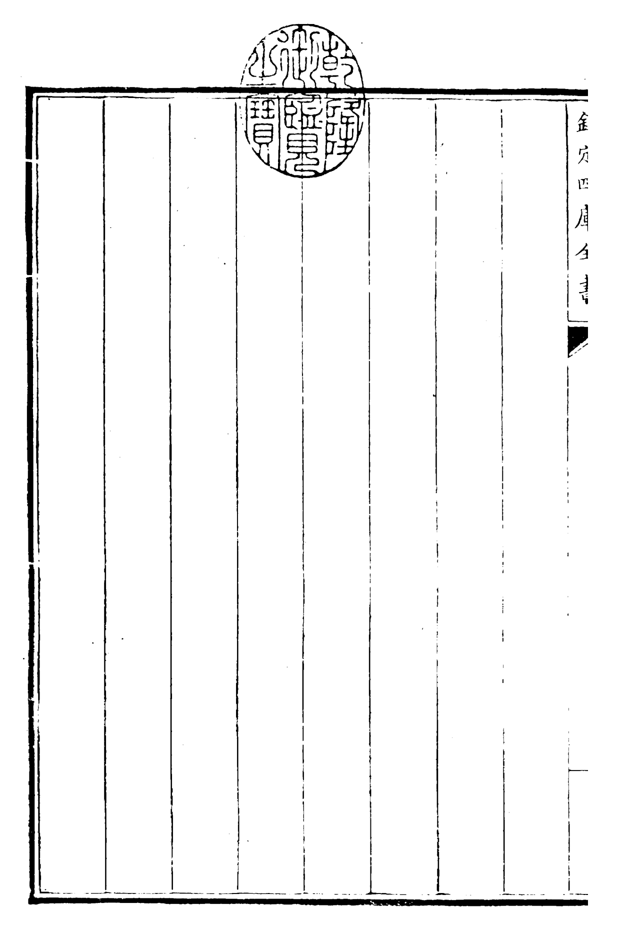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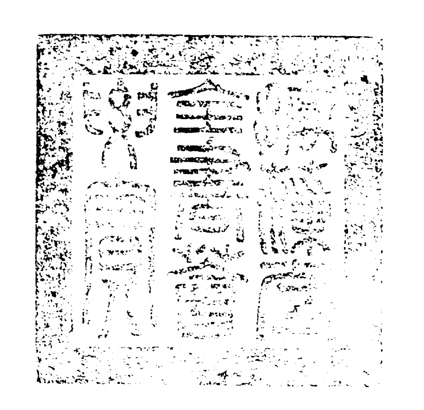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十六第二頁後五行何辭能為判本何

訛句據宋文鑑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令吏民潔牲醴訛體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